

# 德日進論「愛是能量」

(下)

陸達誠<sup>1</sup>

本文作者藉《德日進與露西書信集》的內容，試圖詮解德日進的心靈世界，並以甘易達神父「貞潔與友誼」的靈修理想來描繪這情境，而結論出：對德日進而言，「愛就是能量」並不只是一句話，一個理論或信念，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性的經驗。本文上篇在138期570~587頁。

2003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德日進大會中，作者宣讀本文後受到與會聽眾（包括華人及歐洲人）熱烈反映，一般說來都是正面的。德神父家族（九人）次日告訴筆者：Marguerite Teilhard-Chambon不是德日進的嫡親表姐（first cousin, cousine germaine），而是他的遠房表親。本文原用英文寫成，由何麗霞小姐譯成中文，原作者將譯文校閱後付梓。

## 四、痛苦中的愛情

如果德日進從未與露西相遇，他的一生會是平靜安穩，只有一些與男女連續相遇的額外喜悅。然而，這位美國女士的出現，推翻了他的三而一之愛的原則。露西是一個離過婚的雕刻家，1929年秋天她由愛荷華抵達中國不久，在美國地質學家

---

<sup>1</sup> 本文作者：陸達誠神父，耶穌會士，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前任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現為宗教學系專任教授。

Grabau 博士家中與德日進相遇，這些國際友人的聚會如同文化沙龍一樣，滿溢著真誠的友誼氣氛。德日進當時 48 歲，露西比他小九歲<sup>2</sup>，二人一見如故，相處甚歡，成為摯友<sup>3</sup>。他們正好是鄰居，故見面頻仍。露西喜歡邀請德日進每日下午五點鐘去她家喝茶，共用下午茶後來成了他們在北京不可或缺的習慣。有時德日進也會與他的耶穌會同伴 Pierre Leroy 同往露西家中喝茶。1932 年露西為德日進做第一個半身塑像，德日進在她的工作室裡當模特兒時，二人繼續更長時間的談話。

同年秋天，德日進前往法國六個月。在船上，他寫了第一封信給露西（1932 年 8 月 30 日），翌年他前往美國，兩人信件更為頻密，有 6 天、7 天至 13 天之隔的紀錄<sup>4</sup>。那趟旅途中，

---

<sup>2</sup> 露西的姪女 Mary Wood Gilbert 是《德日進與露西書信錄》（*The Letters of Teilhard de Chardin & Lucile Swan*）的編者之一，在〈前言〉中她引用了她的朋友 John Paton Davies 的話：「儘管已三十多歲，露西面貌姣好，體態豐盈，認識她的朋友都非常喜愛她，因為她閃爍著親切和誠實的情感。」*Letters*, xviii。後來他也在露西家中見到德日進，他對德日進有這樣的描述：「德日進是一位身材瘦削，氣質高貴的神父，不是羅馬大理石雕，或是發亮的瓷器那種高貴，而是面容嶙峋的貴族，如同粗糙的青銅，當時露西正在為德日進雕製銅像...清晰的輪廓和前額的皺紋構成了德日進貴族般的臉龐，他易感的嘴巴，不只解釋清楚他要說的話，說算在沉默時仍能表達他的情感，有時候慢慢的，更多時是閃現而過。他對他四周的人事物從不退縮，他對它們散發出莊嚴、愉快和好奇的態度。他時常對別人有細緻的關懷，反而不大注意自己。」*Ibid*, xviii-ix。

<sup>3</sup> 用露西自己的話：「多年以來頭一次我感到年輕，且再次充滿希望。」*Letters*, xx。

<sup>4</sup> *Letters*, pp.3-5.

德日進拜訪了露西在芝加哥的父母，得到他們非常熱誠的款待。他很驚喜地發現一張露西十五年前所照的相片。同一年，當露西為展覽事宜到上海去，德日進寫給她的信間隔更短：4天、5天、3天、8天、6天、5天、10天<sup>5</sup>。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是何等渴望彼此溝通，也略為瞭解二人情誼的親密程度。

對希望深入瞭解德日進的人士來說，這些信件都是珍貴的文件。他們自1932至1955年的信件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的私人生活。在這書信集中我們找到很多德日進寫的信，露西的較少，似乎德日進沒有保留她的信。相反地，露西則珍惜每一封信，依序收藏，並於1965年離世以前把它們交給自己的姪女，她希望有一日它們能夠出版<sup>6</sup>。很幸運地，露西也保留了很多自己沒有寄出的信和日記，她把這一切都給了姪女。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閱讀到德、露兩方的內心乾坤。然而露西的真正想法，德日進可能並不知曉。

《德、露書信集》（*The Letters of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ucile Swan*）於1993年出版，全書300頁，第7頁上的信是德日進在美國之旅回北京後寫的信（1933年11月14日），這是德日進第一次認真地向她解釋他對於愛的觀念。他們似乎對愛有非常不同的看法，為此二人付出很大的代價。

4年以前（1929年），當德日進初遇露西時，雙方立即感到相互無法抗拒的吸引力。17年前（1912年）德日進對情感的潛力已被表姊 Marguerite 釋放出來。之後，他遇到其他女性，

---

<sup>5</sup> Ibid. pp.9~14。如果當時有今日的電子郵件那種方便，不難想像德日進會每天發電郵給露西。

<sup>6</sup> 露西告訴姪女：「可依妳認為合適的方法處理它們，但我希望我這一方的感受能讓世人知曉。」見“Prologue”, *Letters*, xvii。

如 Lontine Zanta (於 1918 年, 哲學博士, Marguerite 的老師, 比德日進年長十歲, 1923~1938 年間與他通信十五年之久)、Ida Treat (約於 1925 年, 是住在巴黎的美國共產黨員, 後與法國人結婚)、Rhoda de Terra (於 1935 年, 美國小說家), 但露西與所有其他女性友人都不一樣。

露西是「光」, 閃爍著強烈而細膩的火焰, 燃燒了德日進作為成熟男性的所有歲月。他的家庭、朋友, 和未來的仰慕者, 都不曾知悉這相互之愛的力量, 它的親密、彼此的投入, 它的分離、失望和痛苦, 直至多年後, 二人皆已不在人世, 隨著他們信件的出版, 他們關係的性質才打破長久以來的沉默<sup>7</sup>。

他們邂逅之初, 德日進並沒有預知他們的友誼是哪一種性質的, 也不曉得會發展到甚麼程度<sup>8</sup>。他可能以為露西如同之前的女性友人一樣, 可用三而一的愛情原則與之交往。事實上, 他們的情誼發展得比純粹的友誼更為深刻, 他們不只分享彼此的想法, 甚至所有的生活點滴, 包括最細微的部分。作為密契靈修者, 德日進透過與露西的相遇在尋找天主<sup>9</sup>。他似乎希望透過與露西的互動, 能對天主有更深刻的認識, 能向世界展現神的新面貌, 最重要的是, 能發現「火」, 這是所有能量的根源<sup>10</sup>。

---

<sup>7</sup> *Spirit of Fire*, p.82.

<sup>8</sup> 「...我們可以成為像星星的樣子, 成為對方的星星.....在我們面前的一顆星星, 帶領我們往最好的未知之處。」 *Letters*, p.8。

<sup>9</sup> 「當我們離別時, 妳觀察到我看似有點『不太像我自己的樣子』, 這可能是對的, 我想原因是當我看著妳時, 我在尋找有些既在妳內又比妳更深刻的東西, 而那卻是妳最真實的本質。」 *Letters*, p.10。

<sup>10</sup> 「我夢想在世上最強大、最原始的精神推動下歸向天主。」 *Letters*,

德日進 69 歲那一年（1950 年），他寫了自傳《物質的心》（*The Heart of Matter*），該書以說明「女性特質」作為結語：「若沒有女性的關懷投注到我身上，沒有女性的影響力在我身上發生作用，我就不會經驗到今日的自我發展的方式」。

我自心底裡對那些女性發出無限敬意，我一滴一點地汲取這些女性的親切的熱忱與迷人的風采，使之成為我那些最寶貴的思想的活力泉源<sup>11</sup>。

他把該書寄了一冊給露西，並說：「這些篇章表達了我深受妳的影響而產生的內在進化的努力」<sup>12</sup>，「幾近二十年的時間，妳時常幫助我往上躍升，使我更靠近那愈來愈嶄露光芒和溫暖的天主」<sup>13</sup>。

讓我們回到他們初遇的時候，來了解他們交往的全貌。當二人同在北京時，他們通常都在每天下午五點在露西家裡喝茶。

露西能夠向他提出從沒有人問過的問題，質疑他的觀念，她為德日進付出超過一個伴侶能做的，她討論、閱讀、翻譯他的文章，把它們打字、印刷，並寄給很多朋友，與他一起散步、談天，讓他在她的家裡找到一個親切溫馨的

p.7。「我越來越依靠妳來鼓勵我、指引我往前走。生命必定會對我們二人成爲一個持續不斷的發現之旅——是我們的旅程，也是天主真正面貌的發現之旅，天主是我們之間最深的聯繫。」Ibid, p.118。「讓我們，我和妳，勇敢地、愉悅地匯聚於天主的新面貌中，是祂吸引著我們。爲了這奇異的發現工程，我需要你，而我也會時常盡力幫助妳。」Ibid. p. 292.

<sup>11</sup> *The Heart of Matter* (London: Collins, 1978), p.59.

<sup>12</sup> 引自 Thomas King 〈跋〉, *Letters*, p.295.

<sup>13</sup> *Letters*, p.262 (Aug. 10, 1950).

處所<sup>14</sup>。

他們把討論的結果看成是他們一起生的「蛋」<sup>15</sup>。他們共同努力的「蛋」包括以下的文章：〈我如何信〉（“How I believe”）、〈基督論與進化〉（“Christiology and Evolution”）、〈一個位格化的宇宙〉（“A Personalistic Universe”）、〈西方的道路：通往新密契主義〉（“The Road of the West : To A New Mysticism”）、〈苦難的意義和正面價值〉（“The Significance and Positive Value of Suffering”）、〈進化和貞潔〉（“Evolution and Chastity”）、〈靈修的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uality”）、〈人類的能量〉（“Human Energy”）、〈科學的密契主義〉（“The Mysticism of Science”）。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日進寫於 1938~1940 年間的代表作：《人的現象》。1940 年 6 月 18 日，德日進把全書的手稿拿給她，他承認這也是她的作品，它是「我們靈性結合的新成果」<sup>16</sup>。

第一次大戰時，Marguerite 閱讀他的文章，給他意見，現在露西代替了表姐，成為德日進不可或缺的合作者。德日進似乎本質上既不是隱士，也無法單獨思考創作，他所有的成就都需要摯友溫馨和關愛的陪伴，否則他無法順利思考或產生任何富創意的作品<sup>17</sup>。

---

<sup>14</sup> *Spirit of Fire*, p.153.

<sup>15</sup> *Letters*, p.201. 「我們的作品」 Ibid, p. 267. 「由我們所誕生的作品將永垂不朽。」 Ibid. p.9.

<sup>16</sup> Ibid. p.63.

<sup>17</sup> *Letters*, p.148。Gabriel Marcel 在妻子 Jacqueline 死後，便失卻其即興創作音樂的才能。對很多有創造力的天才來說，愛的對象的臨在是絕對需要的。見 *Entretiens Paul Ricoeur-Gabriel Marcel*( Paris:

然而，露西不只是德日進工作上的好夥伴，也成爲了他的性格特質的一部分，他們在精神上成了一體。以下節錄的引文可以說明這個事實：「露西，沒有妳的話，我還能『完整』嗎？」<sup>18</sup>「妳已成爲我最深的內在生命的一部分。」<sup>19</sup>由此可見德日進的密契之旅大大受益於露西這個女性伴侶的幫助。

然而，露西是一個藝術家而非神學家。她是一個需要愛也敢愛的女子。當她真實地感受到某些東西（此指與德日進的愛情關係），或對某人產生情感，她會全心投入於這個關係內，也把自己交付給對方。事實上，因爲不同的背景和興趣，露西與德日進並沒有太多的交集，而且她不太瞭解他所蘊釀的想法，不過她仍欣賞他，願意幫助他催生那些思想。

問題是露西生於一個非天主教的基督教家庭，後來更放棄了信仰。她與天主的關係很模糊，她不會瞭解基督信仰的深度價值，更不要說司鐸的獨身律，和德日進對於宇宙基督、永恆女性和三而一的愛情等關鍵性觀念。

當他們有更深刻的感情關係時，她開始感到痛苦。當德日進嚮往由童貞出發的三而一之愛情觀能完成於一個神聖的高峰處時，露西只是活著一般人的愛情經驗而已。在德日進身上，她找到了夢中的理想對象<sup>20</sup>。漸漸地，她越陷越深。她的女性

Aubier, 1968), pp.86~7.

<sup>18</sup> *Letters*, p.45 ( Aug. 25, 1935 ).

<sup>19</sup> *Ibid.*, p.60 ( July 17, 1936 ).

<sup>20</sup> 「他是一個我夢寐以求能找到滿足我生命中一切的男人，只是爲何天主給我開了這樣的玩笑，他居然是一個神父。」( *Diary of Oct. 14, 1934* ), *Letters*, p.23. 「我得到世上最好的。」 *Ibid.*, p.29. 「我每天分分秒秒都愛著你，這愛使我成爲更好的女人，我希望是更

本質被激發起來，她需要的不只是純粹的友誼。「友誼無疑是愛情最高的形式，但也是非常困難的，我原始的女性本能非常強烈，學習控制這愛是那麼地困難」<sup>21</sup>。在幾近絕望的歎息中，她在日記這樣寫道：

你在我的生命中已變得越來越重要，是的，活生生的你、肉體的你、真正的你，你的全部。我那麼地渴望你……但我卻無法擁有你<sup>22</sup>。

除了感覺之外，露西發現德日進的進化理論和其貞潔實踐之間的矛盾：

為了達成那些描述神的抽象概念，你承認對物質的思考活動是必須的，但是你卻否認使用人性的物質來達成那些描述神的抽象概念。你說你只是否認部分的人性的愛，但我認為你在迴避問題，因為肉體不只非常重要，而且是人類基本的本質<sup>23</sup>。

---

完美的女人。」Ibid., p. 18 (Dairy) .

<sup>21</sup> Ibid., p.28 (Dairy) .

<sup>22</sup> Ibid., p.17 (Dairy) .

<sup>23</sup> Ibid., p.28 (Dairy) . 在廿世紀 30 年代，避孕並不普遍，人們通常把肉體的結合與生育連在一起。對已婚人士而言，在真心相愛中期待新生命的到來是很正常的。如果露西渴望生育德日進的孩子，這是她愛情的滿全。德日進對這種繁殖力卻有他個人的看法：「靈性的繁殖力越來越密切地伴隨身體的繁殖力，而且最終成為結合的唯一合理理由。為了孩子的緣故而結合——為何不為了工作的緣故，為了誕生意念而結合？...不正是有很多天才，真正有創造力的人，本能地找到並採納只把肉身作為靈性的使用，甚至沒有詢問倫理學家的准許嗎？」見“The Evolution of Chastity” in *Toward the Future*( London: Collins, 1975) . 本段落引自 *Spirit of Fire*, p.152 。



我們可以發現露西思考非常敏銳。所有這些私人的告白，顯示出他們的愛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如果是一般人，此二人論及婚嫁是再合理不過的事，然而作為一名司鐸的德日進，願意忠於其聖願，早已失去自由之身<sup>24</sup>。露西，一位離婚的女子，沒有婚姻的約束，自然會渴望第二春。德日進所提出的三而一的愛情觀，似乎只能適用於修道人或全心奉獻於神的信徒，雙方都須有同樣的「惟一需要」(unum necessarium)才行<sup>25</sup>。對露西而言，她的「惟一需要」是德日進，以及與他身心靈的結合。有這樣需求的愛，頃刻的別離，就算只是數小時，也會帶來難以忍受的痛苦。她在日記中特別提到她所指的所謂「肉體的」有甚麼涵義：

……我說「肉體的」，請不要以為我指的只是性，雖然那是很重要。我所指的「肉體的」，它能作為我們之間的一種連繫，能增加我們的力量，這力量我相信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我們。然而，那只是一部分。我渴望與你在一起，不論你健康或生病，渴望與你一起漫步鄉間，欣賞美麗的事物。換句話說，我希望時常伴隨在你左右，一起歡笑，一起遊玩，為你祈禱。難道你不瞭解，這是生活中如何重要的部分，它是如何的正確、正常，而且是天主恩賜的。但我卻得不到<sup>26</sup>。

---

<sup>24</sup> 「我不屬於我自己，所以我不能完全地、單獨地把自己給予任何人。」 *Letters*, p.126。

<sup>25</sup> *Ibid.*, p. 163. 「惟一需要」，對德日進來說，是天主，但對露西來說，無疑是德日進本人。

<sup>26</sup> *Letters*, p. 20 (July 27, 1934)。這部分的內容完全符合婚姻的誓詞。可憐的露西只能把自己的渴望在日記中表達。另一個偉大的

在強烈的挫折感之下，她寫道（當然也在她的日記中）：

.....你拒絕脫下你神職的教條，誠實地面對事實。你對各種科學帶給你的觀念並不逃避，但我感覺你拒絕面對這個觀念，因為你選擇的生命使你有迴避它的餘地<sup>27</sup>。

當露西發現德日進與教會產生一些困難，有可能離開其修會時，Ursula King 觀察到露西「潛意識地對此有所期望，但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sup>28</sup>。Ursula King 所指的潛意識行動，可以與露西另一個潛意識行動相互關連：即她希望與德日進有完全結合的可能，如果他決定離開耶穌會。

Henri de Lubac 是德日進的同會摯友，非常同情地承認，德日進這樣的靈性之愛陷入非常棘手的境地：

這種態度，肯定「豐盈濃郁」的愛情的「昇華」，是非常不尋常的，不能光靠善意而達成。這就是為甚麼他的情況，如他自己描述的，對我們來說似乎在某程度上是很例外的作法<sup>29</sup>。

他的處境真是困難重重、罕見獨特，所以德日進無法向任何前人借鏡，他必須靠自己摸索自己的道路。他熱切地向聖母祈求指引<sup>30</sup>，並克己苦修，有時齋戒禁欲，來對抗私慾偏情，

---

神學家，H. U. von Balthasar 與德日進有不一樣的分辨和決定，他離開了耶穌會，與一位擁有同樣靈修熱望的女士（Adrienne von Speyr）共同生活並分享他的密契性共融。

<sup>27</sup> *Letters*, p.34.

<sup>28</sup> *Spirit of Fire*, p.149. 露西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如果他們把他踢出來，就有可能會發生甚麼了！」*Letters*, p.21.

<sup>29</sup> *EF de Lubac*, p.61.

<sup>30</sup> 「我祈求聖母以其最超凡卓越的兩個特恩（童貞和母親），引導我避免越軌的行為。」引自 *EF de Lubac*, pp.61~2.

保護他的貞潔誓言直到離世之時<sup>31</sup>。

在這部分的討論中，我們不能忽略 Ursula King 對「貞潔進化論」的分析，她寫道：「在德日進個人的判斷中，他並非非常清楚『甚麼是不被允許的』」<sup>32</sup>，這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說貞潔之愛在肉體上的表達的限度呢？對很多擁有這種靈性的感情的人而言，這可能是此糾纏複雜的課題的重點。然而誰又能知道答案呢？

## 五、救贖之愛成為幸福的結局

上節描述德日進和露西在北京階段的愛情歷程（1929~1941）。這對愛人，由純粹相識到深刻友誼，分享了幾乎同一的生命。德日進沒有保留露西的信件，而後者不僅保留了德日進的信件，並把自己所有的信，特別是沒有寄出的，連同日記都交給姪女出版。這《書信集》的讀者可以觀察到，從他們通信之初期已暗伏二人衝突的軌跡。露西隱藏她的困

<sup>31</sup> 露西的姪女有一次詢問露西：「『真的有過肉體上的肯定嗎？』」她答說：『從來沒有。』」見〈前言〉*Letters*, xvii.

<sup>32</sup> *Spirit of Fire*, p.152. 愛情是需要表達出來的。聽聽露西怎麼說：「我想環抱著你，安慰你，我不忍見你受苦……你可以在我肩上哭泣……我可以如母親般地愛你和瞭解你……」*Letters*, p.228. 甘易逢神父對身體接觸提出了最低標準的參考：「充滿慾望的一瞥已經是不潔的；緊握著手，在男的方面來說，可能表達佔有的慾念，對女人來說，可能是屈服的態度，故此行為揭示了隱藏在內心的不潔。為了激起自己或別人一種被禁止的肉身的快樂，而給予一個吻，這是不潔的；可是同樣外表的動作，一瞥、緊握著手、一個吻，也可能是非常純潔友誼的記號。」“Chastity and Friendship” *The Way*, Supplement 19 (1973), p.108.

擾，只在日記中吐露心聲，那麼德日進如何能完全瞭解她呢？他們的信件成了一連串的獨白。德日進並不瞭解露西真正的想法，而直接寫出他心中所想的一切。

在此《書信集》中，第一封露西的信所標的日期是 1937 年 3 月 31 日，而她寄出的書信，寫的內容和方式與她給自己寫的日記不太一樣。可能露西有兩個自我：一個是屬於白天的，另一個是夜晚的。寫信給德日進時的露西是白天的，富理性、積極，而她的私人日記則記錄了屬於夜晚的露西，充滿疑問和困惑，大部分都是消極的。兩個通信者在兩條不同的船上航行。德日進關於貝緹麗絲（Beatrix）的理論似乎根本沒有進入露西的思想中，也許她只有觀念上同意，而沒有內心真正的同意（按紐曼樞機〔Cardinal Newman〕的區分）。德日進沒有成功地使露西轉到他自己那邊<sup>33</sup>。

---

<sup>33</sup> 他們相識十年後，露西與德日進結伴乘搭 SS Empress 由溫哥華返回北京，這趟旅程有三個星期之久。回來後，露西寫了一封沒有寄出的信，把她的情感發洩出來，那剛好與她 8 年前所想的一樣。在露西的告白中，我們可以發現德日進的三而一愛情觀一點也沒有影響到露西。她寫道：「甚麼事情使我昨日感到沮喪並情緒失控？整個事情的根源是你真的生活在一個與我們大部分的人不一樣的、更高的平面，而我常把你視為一個普通人——高級，是的，但是也與其他人有一樣的需要。現在我不相信那是真實的——我曾以為你有些不善和冷淡，所以我以毫無保留的溫情來幫助你。但我現在懷疑你是否需要或瞭解這一切。你也表達你的愛，是的，但在一個不同的平面……我不能與你保持在同一平面，我要的東西你不想給，因為你真的不瞭解它們——然後造成不平等的狀況，那真是醜陋。這些事情的發生使我如同置身地獄，你的天主是那麼的冷酷，那麼的遙遠……你每一次都會被修會牽制……我知道你也需要我——但是，是如何地需要呢？我可以怎麼做？當

日與夜，在露西的心內糾纏，似乎永遠沒有得到調和。有過少數片刻她能正面思考，可惜為時甚短；夜晚在暗中潛伏，時間一到便再次出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年，德日進回到歐洲，他從巴黎到過幾趟紐約和南非。1951年12月為了治療的緣故他移居美國。在這九年間（1946~1955），Rhoda de Terra 一直相隨德日進身旁，不論在巴黎、紐約，或是去南非的兩趟旅程。她與德日進的親近，使露西一再陷入情緒的危機。

基於「永恆女性」的原則，德日進與女子交往時恆持貞潔的尺度。原則上，這種關係不應妨礙德日進在同一時間與數名女性為友，如同甘易逢（Yves Raguin）解釋的：

分離而不接觸肉體，為和一個以上的人培養深厚的友誼是需要的。獨身者的最大發現之一，是能夠以同等的愛同時真正去愛幾個人，且和每個人的愛都是獨一無二的，在肉體內表現的愛沒有上述的自由，因為這種愛有排外的作用<sup>34</sup>。

---

我是那麼可惡的充滿人性時（？）真的是那麼醜陋嗎？我真的欣賞你，我真的相信你對人類有重要的貢獻，如果我能在這方面幫上甚麼忙，我真的很願意。讓我瞭解你所見所感的一切吧……當我需要你一些人性的、溫暖的回應，而日復一日地都無法實現——這個孤獨和失去你的可怕感覺，使我快要受不了——然後我瞭解到，我沒有失去任何東西，因為我從來不曾擁有過！…你的態度是那麼的矛盾，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衝突來了——我試著想起所有的混亂都是因為平面的不同而引起的。你沒有錯，我也沒有錯，但是你是生活在更高的平面，我必須儘量瞭解這一點，並感受它，成為它的一分子。而且我知道你一定會幫助我。」*Letters*, pp.134~140。

<sup>34</sup> Yves Raguin, S.J., "Chastity and Friendship" in *The Way*, Supplement

德日進愛他的表姊 Marguerite，以及 Ida Treat 等，但沒有一個可與露西相比。德日進與露西的愛帶給露西很大的傷痛，因為她不能與他結合。露西毫不含糊地反駁德日進：「你把我與 Ida 相比，我只能說如果 Ida 擁有與我同樣的感受，她是不可能去結婚的」<sup>35</sup>。

現在，經過離別七年之後（1941~1948），他們有機會在紐約港得到期待已久的重逢（1948年3月），不過等待德日進的，並不只有她一人，還有 Rhoda，兩人都急切想見到她們心愛的朋友。在德日進的信中，露西已多次讀到關於 Rhoda 的事情<sup>36</sup>，她從不掩飾自己對她帶有敵意的感覺。她告訴德日進她從不希望與 Rhoda 見面<sup>37</sup>。而現在她們兩人必須面對面地相遇，並等候德日進的到達。這是甚麼樣的一種窘境！

德日進縮短了他在紐約的行程，6月便返回巴黎。那時德日進在北京最好的朋友 Pierre Leroy 在機場歡迎他<sup>38</sup>，十分驚異地看到老朋友悲傷與沮喪的模樣<sup>39</sup>。

---

19 (1973), p.112.

<sup>35</sup> *Letters*, p. 228.

<sup>36</sup> 「我真的很喜愛她。」 *Ibid.*, p. 196。

<sup>37</sup> *Ibid.*, pp.197, 292.

<sup>38</sup> 「我最好的朋友如同在北京一樣」，*Ibid.*, p. 225. 在〈前言〉Leroy 提到：「德日進很焦慮，因為他的兩個朋友不應見面。他委託我向露西解釋整個情形，她聽了惱怒極了，但隨著時間的過去，事情又平伏下來。」 *Ibid.*, x.

<sup>39</sup> *Spirit of Fire*, p.195. Thomas King 有這樣的評論：「大戰結束後，露西與德日進直到 1948 年才見面。當時德日進很虛弱，仍處於心筋梗塞癒後的復原期，他似乎無法回應她的挑戰和期待。結果，他開始與 Rhoda 見面，比露西更多；在晚期的信件中可以發

那麼誰又是 Rhoda de Terra ?

1935 年在緬甸進行田野調查時，德日進認識了一對夫婦，Helmut 和 Rhoda de Terra，兩年後他到費城，蒙邀去這對夫婦家裡作客，在他們郊外的寓所裡享受了一個非常愉快的週末。不幸地，這對夫婦翌年便離異了<sup>40</sup>，但德日進與 Rhoda 一直保持通信的關係<sup>41</sup>。1946 年他返回歐洲時，在巴黎遇到了 Rhoda。1947 年德日進心臟病發後，她漸漸成了他的看護和秘書。1951 年和 1953 年她陪伴德日進兩次到南非，「照顧他的身體，安排他的行事曆，多次接送他赴約，幫他料理一些生活上的瑣事」<sup>42</sup>。

德日進於 1951 年 12 月爲了身體的緣故移居美國後，身體

現他每下愈況的身體狀況，使得他們的友誼關係更爲繃緊。」

*Letters*, p.297.

<sup>40</sup> Helmut 和 Rhoda de Terra 的離異頗令人難以置信，一年前德日進才寫信告訴露西這對夫妻之恩愛：「在費城，我過得很愜意，我與 Helmut 和 Rhoda de Terra 不停聊天，無所不談（宗教、哲學、倫理學和實際生活）。很難找到兩個人那麼深愛著對方，而兩人又是那麼的不一樣。Rhoda 幾乎沒有意識到有需要在哲學和宗教概念下組織她的生活，而 Helmut 卻非常熱衷於此。她快樂地擁有眼前的每一刻，而他對未來則憂心忡忡。因此他與我較接近，而她迫使我更多，而且她對心理學的東西有奇佳的直覺。我希望妳有一天能見見他們。星期六，復活節前夕，我們決定要好好享受一下：在瑞典餐廳用過午餐後，下午看個電影，晚上聽音樂（費城交響樂團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樂）。」*Letters*( April 5, 1937 ), p.77.

<sup>41</sup> *Letters to Two Friends: 1926~1952* {from Teilhard to Ida Treat 1926~1952 and Rhoda de Terra 1938~1950} (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 .

<sup>42</sup> Mary and Ellen Lukas, *Teilhard* ( New York: Doubleday, 1977 ) , p.307.

非常虛弱，但仍全力以赴地投入學術工作。露西每隔一陣子就會由華府到紐約來看他。德日進請她減少探訪，也請她減少寫信和通電話，因為他的身體太虛弱了<sup>43</sup>。同時，Rhoda 時常在他身旁，似乎完全取代了露西的地位。露西開誠佈公地抗議：

你認為我們能否有一天可以心平氣和地談談「我們」的實況？我們最近的見面，彷彿我們之間以前甚麼都不曾發生過似的。直到我們要告別時，偶然談到一些其他熟悉的人。時間那麼短促，叫我感到很大的壓力。我們說話的語氣都太強烈，也講不清楚，而且永遠沒有時間好好地相互瞭解。以後我們各自回家，帶著挫折感和惆悵不安。你一定也能感受到。

這是無可救藥的情形嗎？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中，你是我生命中給我影響最大的人，...我知道我們都希望真誠地幫助對方，但這可能嗎？要怎麼做呢？是你讓我扮演母親的角色，但當我告訴你一些事情，不全符合你最優秀的自我時，我感覺難以把它們說出來。事實上，我非常不確定我在你心中有甚麼位置，使得整個事情更加不容易明智地處理。

我知道你不喜歡分析情況，但是難道你不認為如果當你健康和平靜時來面對這個情況，我們兩人不是都會比較快樂些嗎？如果你不想與我當面談話，那你可以寫信嗎？

聖誕近了，令我倍感孤單和傷感...我為事情弄到這樣

---

<sup>43</sup> 「太頻繁的碰面似乎造成了不少困擾，電話也會使他的神經繃緊，因此他建議少點見面，『一個月一次好了，』但保持通信。」*Spirit of Fire*, p.215.



的地步感到很不愉快，...我還能做我自己嗎？<sup>44</sup>

這封信讓人頗為難過地發現，他們愛情色調已大大地改變了，德日進完全察覺到他對自己所愛的人所造成甚麼樣的痛苦。Thomas King 寫道：

1954年7月在巴黎，德日進再次頌讀《物質的心》(The Heart of Matter) 的最後段落，他開始哭泣，他「回憶起所有他所認識的、不自覺地傷害過的、如今責備他的貝緹麗絲 (Beatrices)」。其中一個就是露西<sup>45</sup>。

德日進這段自白，是他最後一次在巴黎時表達的(1954年6月至8月)，聽起來像是他的遺言。

就在德日進第二次心臟病發前，露西寫了一封出奇愉快的信給他：

我想向你保證，我切願你找到平安、寧靜和自由，更甚於任何一物。我對你的愛永遠都是獨特的，但相信我，它不會是苛求的，也不是佔有性的。

如果我說愛 Rhoda，那可能不太正確，但我很高興她找到她信仰的天主，我衷心祝福她一切順利美好。

我知道我永遠都能依靠你，如同你知道你永遠都可以依靠我一樣。任何時候你需要我或想見我，我永遠都會在這裡。

我祈求天主降福你，賜你平安、寧靜和快樂，如同祂豐盈地賜與我這一切一樣。

你的 露西<sup>46</sup>

---

<sup>44</sup> Letters, pp.286~7 (Dec. 20, 1953) .

<sup>45</sup> 〈跋〉 Letters, p. 197 .

<sup>46</sup> Letters, p. 292 (Nov. 30, 1954) . Leroy 神父提及露西在印度的崇

這封信透露著和好的氣息。數日後，德日進在紐約街頭散步時突然倒下，在醫院時他表達了想見露西。後者立刻來到，向他再次保證她對他的愛。後來，他回到耶穌會會院，寫了一封信感謝她，他寫道：「讓我們聚合在一起，妳和我，充滿信心地，愉快地，朝向神的新面孔邁進，是祂吸引著我們兩人」<sup>47</sup>。露西承認：「如果我成了你枯槁萎靡的原因，我會非常難過。不要讓我成為這樣的角色。你知道我已找到平安，我渴望你也能得到這樣的平安，更甚於其他任何東西，這是天主臨在的真正平安」<sup>48</sup>。德日進在最後一封寫給露西的信中（1955年3月30日），他說：「我非常需要妳的臨在，妳的影響，在我一生中……我們永遠在此為對方守候。妳喜歡何時打電話給我都可以。」他們的書信錄在此結束，充滿平安和救贖的愛。

1955年復活主日的傍晚（4月10日）他逝世了<sup>49</sup>，當時他

拜禮儀中找到平安：「德日進對露西的影響力沒有預期中產生的結果。既聰慧又獨立的她，後來跟從一位印度教的導師（Swami）修習 Vedanta 冥想。關於此事德日進寫信告訴我：『露西在一個由 Swami 指導的小團體中找到心中的平安，我覺得這些圈子裡的靈修有點過於含糊，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並不是惟一的重大問題，他們不能夠刺破那只有受過正統訓練的神學家才能對付的可怕的、堅硬的外殼』。」Ibid., p.x. 露西的姪女補充說：「在她去世前不久，她對其導師 Swami Nikalananda 說她已重新回歸基督宗教的信仰。」Ibid., xvii. 有關德日進和露西對印度神學的討論，見 *Letters*, p. 272~3。

<sup>47</sup> Ibid., p.292.

<sup>48</sup> Ibid., p.293. 露西渴望直接得到救恩的經驗：「我渴望祂突然到來，完全地向我顯示。」Ibid., p.21 (August 8, 1934)。二十年後，她似乎在靈魂裡領受了天主臨在的經驗。

<sup>49</sup> 在死前數日，德日進對他的表親 Jean de Lagarde 說：「我希望能

在 Rhoda de Terra 紐約的家中，與其他訪客談著話。

露西寫道：

他去世以後，我感到我們間的關係更形緊密，……認識這個偉大的人，並與他建立友誼的特權，將繼續成爲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美麗的一部分<sup>50</sup>。

## 六、結論

「愛就是能量」，對德日進而言並不只是一句話，一個理論或信念，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性的經驗。他對天主的信心是他的惟一需要（*unum necessarium*）；他對聖母，這位具體的永恆女性的虔敬；他對研究物質的投身，指出物質充滿著神聖的臨在；他對女性友人的深情；所有這一切，都引導他發現能量的資源和核心。作爲存有終極根源和「因果聯結」之首因的天主，不會隨意取消第二因的作用和效率。對德日進來說，諸第二因之一就是女性的友誼。理性的創造力需要情感來孕育。他與 Marguerite 相愛的經驗開啓了嶄新的、創意的泉源，其成果可見於戰時發表的多篇重要文章，其中包括不朽的《永恆的女性》。

根據他的理論，守貞者也會擁有與天主的和與異性相愛的經驗。深刻的貞潔之愛是三而一的愛情。天主就在這個關係之內，而且是它的目標。德日進認爲貞潔的或童貞的愛情，會自物質中解放出一團新「火」。這是一種新的能量，守貞者的愛

---

在復活節那天死去。」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London: Collins, 1962), p.363。

<sup>50</sup> 引自〈跋〉T. King, *Letters*, pp.296~7。

情使人類的愛情更上一層樓。Marguerite 之後，他遇到過其他的女性：Léontine Zanta、Ida Treat、Lucile Swan、Rhoda de Terra、Claude Rivière、Jeanne Mortier 等，「她們的溫情和風采，一點一滴地，被吸收而成爲我最珍貴概念的生命泉源」<sup>51</sup>。

所有德日進的讀者都會同意，人類的愛擁有巨大能量的潛力，但是不一定贊同他三而一的愛情觀。露西沒有完全接受基督信仰<sup>52</sup>，在她與德日進的關係中卻不得不採納其信仰，認同他的愛的方式。這份友誼註定有某種程度的悲劇性。這對露西本是不公平的，他們兩人開始時是直率純真的友誼，不會想過他們的關係要演變到甚麼性質。德日進希望一生忠於自己的貞潔願，所以不會允許自己向露西對身體結合的要求作出讓步。照露西姪女所說，他們從沒有越雷池一步。若他們有同一的信仰和獻身生活的靈修，整件事的困難會減少一些。無論如何，「新火」需要很高的代價。

露西的情敵不是 Rhoda，而是天主。誰能與天主相爭而得勝呢？露西是註定要失敗的。在生命最後十年中，德日進生活於天主、基督、宇宙的融合的永恆臨在中，生活於要給予人類希望的永恆存在中。緊密地交流情愛的階段對他已告結束。不過，曾經發生過的經驗仍然存留著，因此，由這些愛的經驗中，所釋放的能量仍在運作，使德日進勤奮不倦，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三而一的愛是能量的奧秘。惟有當這能量是自「無限的天主」傾流而出時，它才能成爲世上所有美好事物的取之不盡的泉源。

---

<sup>51</sup> *The Heart of Matter* (London: Collins, 1978), p.59.

<sup>52</sup> 見註 44。